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二百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藩鎮盧龍

李懷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守營州善騎射智數敏給祿山之反以為裨將史思明盜河南留次子朝清守幽州以阿史那玉髙如震輔之朝義殺立移檄誅朝清二

將亂朝義以懷仙為幽州節度使督兵馳入如震欲拒
不及計乃出迎懷仙外示寛以安士居三日大會斬如
震州部悉平朝義敗將趨范陽中人駱奉先間遣鐫說
懷仙遂降使其將李抱忠以兵三千戍范陽朝義至抱
忠閉關不内乃縊死斬其首因奉先以獻僕固懷恩即
表懷仙為幽州盧龍軍節度使遷檢校兵部尚書王武
威郡屬懷恩反邊羌挐戰不解朝廷方勤西師故懷仙
與田承嗣薛嵩張忠志等得招還散亡治城邑甲兵自

署文武將吏私貢賦天子不能制大歷三年麾下朱希

彩朱泚泚弟滔謀殺懐仙斬閽者以入希彩不至遂明

泚懼欲亡滔曰謀不成有死逃將焉往俄希彩至共斬

懐仙族其家希彩自稱留後張忠志以兵討其亂不克

代宗因赦罪詔宰相王縉爲節度使以希彩副之希彩

聞縉至蒐卒伍大陳戎備以逆縉建旌棨徐驅希彩迎

謁恭甚縉度不可制勞軍閲旬乃還希彩即領節度五

年封高密郡王驁恣不軌人不堪七年其下李瑗間衆

之怨殺之共推朱泚為留後泚自有傳
朱滔性變詐多端倪希彩以同宗倚愛之使主帳下親
兵泚領節度遣滔將兵三千為天子西乘塞為諸軍倡
始安史後山東雖外臣順實傲肆不廷至泚首效欵帝
嘉之召見滔殿中帝問曰卿材孰與泚多滔曰統御士
衆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天子泚長臣
五年未識朝廷泚不及臣帝愈喜特詔勒兵貫王城而
出屯涇州置酒開遠門餞之戍還乃謀奪泚兵詭説曰

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
信之因入朝稍不相平泚遂乞留西討吐蕃以滔權知
留後兼御史大夫滔殺有功者李瑗等二十餘人威振
軍中李惟岳拒命滔與成德張孝忠再破之束鹿取深
州進檢校司徒遂領節度賜德棣二州德宗以康日知
爲深趙二州團練使詔滔還鎮滔失深州不平又請恒
定七州所賦供軍復不許愈怨時馬燧圍田悅悅窮閒
滔與王武俊同叛滔姑子劉怦爲涿州刺史以書諫曰

司徒身節制太尉位宰相恩遇極矣今吕平有太尉鄉
司徒里不朽業也能以忠順自將則無不濟比忘上樂
戰不顧成敗如安史者今復何有司徒圖之無貽悔滔
不從連兵救悦又懼張孝忠之襲使怦壁險而軍滔激
其衆曰士蹀血鬬既下堅城朝廷乃見奪奏賞不報君
等疾趨破馬燧軍以取背糧可乎軍中不應三號之乃
曰幽人死於南者骸撐不撿痛藏心髓奈何復欲暴骨
中野乎司徒兄弟受國寵士各蒙官賞願安之不卹其

它滔罷潛殺不可共亂者數十人日知發其謀於燧天子聞以悅未下重起兩寇即封滔通義郡王實户三百滔愈悖分兵與武俊屯趙州脅日知矯詔發其糧貯即引兵救悅次束鹿軍大譟曰天子令司徒北還而南救魏寧有詔邪滔懼走匿傳舍裨將蔡雄好諭士曰始天子約取成德所得州縣賜有功者拔深州者燕也本鎮常苦無絲纊冀得深州以佐調率今顧不得又天子以帛賜有功士為馬燧掠去今引而南非自為也軍中悔

謝復曰雖然司徒南行違詔書莫如還滔回次深州誅首變者二百人衆懼乃率兵南壁寧晉與武俊合帝命馬燧李懷光擊之滔屬鄭雲逵田景仙皆奔燧已而滔破懷光軍則與王師屯魏橋久不戰悦德滔援欲尊而臣之滔讓武俊曰篋山之勝王大夫力也於是滔武俊官屬共議古有列國連衡共抗秦今公等在此李大夫在鄆請如七國竝建號用天子正朔且師在外具動無名豈長為叛臣士何所歸宜擇日定約順人心不如盟

者共伐之滔等從之滔以祿山思明皆起燕戲覆滅惡其名以薊堯所都因號薊武俊號趙悦號魏納號齊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為壇魏西祀天各僭為王與武俊等三讓乃就位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悦及納稱寡人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為賊瑞邪先是其地土忽高三丈魏人韋稔佞悦以為益土之兆後二年滔等冊壇正值其所滔改幽州為范陽府以子為府留後稱元帥用親信為留守滔等居室皆曰

殿妻曰妃子爲國公下皆稱臣謂殿下上書曰牋所下曰令置左右內史視丞相內史令監視侍中中書令東西侍郎視門下中書東曹給事西曹舍人視給事中中書舍人司議大夫視諫議大夫六官省視尚書東西曹僕射視左右僕射御史臺曰執憲置大夫至監察御史驅使要藉官曰承令左右將軍曰虎牙豹略軍使曰鷹揚龍驤以劉怦爲范陽府留守柳良器李子千爲左右內史滔兄𤩽瑰陸慶爲東西曹僕射楊霽馬寔寇瞻楊

榮國為司文司武司禮司刑侍郎李士真樊播為執憲
大夫中丞其餘以次補署聘處士張遂王道為司諫燧
遣李晟將兵至易定率張茂昭攻涿莫以絕滔援明年
圍清苑滔將鄭景濟固守滔使馬寔將兵萬人與武俊
拒燧自以兵萬餘救清苑絶晟糧道兵至定州晟不知
夜引兵還滔疑有伏不敢逼遽保瀛州而孝忠晟合兵
千人城莱水滔驍將烏薩戒以兵七百襲殺城卒數百
晟不出景濟望滔軍立幟為應滔進軍薄晟營晟戰不

利城中兵亦出晟大敗奔易州茂昭走滿城滔已破晟則回屯河間不進武俊使宋端趣讓滔怒曰孤亟戰且病就醫藥而王已復云云孤南救魏棄兄背君如脫屣王必相疑亦聽所為端還武俊謂寔曰寡人望王速來指蹤決勝負復何恶王異日并天下寡人得六七城為節度足矣寔遣具道所以然武俊亦遣使謝滔滔悅亦報謝然武俊內銜之滋不懌與田悅潛謀絕滔及泚反燧等皆班師武俊寔亦還悅武俊遣使至河間賀泚即

位武俊詭請寔共攻康日知於趙州謀覆其軍不克寔歸武俊餞之厚贈遺泚遣人密召滔使趨洛陽滔發書西向再拜移檄諸道曰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宮使王郅說悅連和俱西滔素彊調斂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各以兵五千從攻洛欲僭稱帝乘輿法從及赦令皆具初回紇以女妻奚王大歷末奚亂殺王女逃歸道平盧滔以錦繡張道待其至請為婚女悅許焉既而遣使修壻禮於回紇回紇喜報以名馬重寶及

僭相王與武俊悦納納四金鑰於回紇曰四國願聽命於可汗謹上金鑰啓閉出納唯所命至是乞師馬回紇以二千騎從而武俊亦先乞師以斷懷光餉路未至而王師還回紇過幽州滔使説其酋達干曰若能同度河而南玉帛子女不貲計可得也達干許諾滔啗以金帛約曰五十里舍以須悦軍滔兵五萬車千乘騎二萬士私屬萬餘虜兵三千馬槖它倍之過武俊境武俊勞之牛酒芻米皆具然悦巳用武俊謀不肯出儲峙于野以

待滔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謁滔即歸閉城守滔疑之次永濟武俊陰遣客反間滔曰悅有憾須公南以兵斷公歸路宜少備滔聞怒入永濟執悅吏掠訊不得其情殺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澶衛係執老幼無遺者悅大恐闔城自保滔遣將楊布略定館陶屯平恩置官吏滔整軍北還使馬寔屯冠氏聞悅死遂攻魏州圍貝州於是武俊李抱真合軍擊滔滔急召寔至貝州步馬乏頓明日輒約戰寔請休士三日蔡雄達于等畏武俊堅壁

難圖請戰揚布曰大王將取東都逢小敵即怯何以長
驅天下邪衛士尹少伯亦言必勝既戰為二軍所乘大
敗大將朱良祐李進皆被執委仗如丘滔奔入德州恨
少伯雄布之謬殺之俄而京師平滔已敗不能軍走還
幽州上書待罪有詔武俊抱真開示大信若誠心審固
者當洗釁錄勲與更始初滔以劉怦忠力使留守及敗
疑圖己彷徨不敢入怦聞其至蒐兵繕鎧夾道陳二十
里迎謁望滔哭滔遂入府氣沮索日邑邑被病政事一

委怦貞元元年死年四十贈司徒
劉怦幽州昌平人少為范陽裨將以親老疾宜侍輒去
職李懷仙為節度使檄召不應朱滔時積功至雄武軍
使廣墾田節用度以辦治稱稍遷涿州刺史滔之討田
承嗣表知府事和裕得衆心李寶臣以兵劫滔于瓦橋
滔走寶臣乗勝欲襲幽州怦設方略勒兵完守寶臣不
敢謀擢御史中丞滔敗歸終不貳益治兵人嘉怦忠於
所奉及滔死軍中盡推怦乃總軍事俄詔為節度副大

使彭城郡公居鎮纔三月死年五十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子濟

濟字濟游學京師第進士歷莫州刺史怦病詔濟假州事及怦卒嗣節度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奚數侵邊濟擊走之窮追千餘里至青都山斬首二萬級其後又掠檀薊北鄙濟率軍會室韋破之王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我伐之趙且大備我奈何裨將譚忠欲激濟伐承宗疾言曰天子不

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怨縈之使視趙果不設備數日詔書許濟無出師濟釋忠謝而問之忠曰昭義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倚趙自固雖甚怨必不殘趙故不足虞也趙既不備燕從史則告天子曰燕趙宿怨也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此所以知天子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曰計安出曰今天子誅承宗而燕無一卒濟易水者正使潞人賣恩於趙販忠於上是君貯忠誼心而染私趙

之名卒不見德於趙惡聲徒嘈嘈於天下濟然之以兵七萬先諸軍斬首數千級又拔饒陽屯瀛州進攻安平久不拔濟命次子總以兵八千先登日中拔其城會赦承宗進中書令濟之出以長子緄攝留務總為行營都知兵馬使濟病甚總與左右張玘成國寶及帳内親近謀殺濟乃使人詐從京師來曰朝廷以公前屯瀛州逗留詔副大使代節度明日復使人曰詔節至太原矣又使人走呼曰過代矣舉軍驚濟憤且怒不知所為誅主

兵大將數十人及素與緄厚善者亟追緄以𢇁兄皐代
留事濟自朝至中昃不食渴索酏漿總使吏唐弘實寘
毒濟飲而死年五十四緄至涿州總矯濟命殺之乃發
喪贈太師謚曰莊武
總性陰賊尤險譎已毒父即領軍政朝廷不知其姦故
詔嗣節度封楚國公進累檢校司空承宗再拒命總遣
兵取武彊按軍兩端以私饋賚憲宗知之外示崇寵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吳元濟李師道平承宗憂死田

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為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禳而總愬祠場則暫安或居卧內輒驚不能寐晚年益慘悸請剔髮衣浮屠服欲祓除之譚忠復説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往朱泚希烈自立趙冀齊魏稱王郡國弄兵抵目相視可謂危矣然卒於無事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齊蔡之彊或首于都市或身為逐客皆君目見今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德

隷十二城助魏破齊唯燕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爲
君憂之總泣且謝因上疏願奉朝請且欲割所治爲三
以幽涿營爲一府請張弘靖治之瀛莫爲一府盧士玫
治之平薊嬀檀爲一府薛平治之盡籍宿將薦諸朝會
穆宗沖逸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謀欲寵弘靖重其權
故全付總地唯分瀛莫置觀察使拜總檢校司徒兼侍
中天平節度使又賜浮屠服號大覺榜其第爲佛祠遣
使者以節印偕來時總已自髠祝讓節印遂衣浮屠服

行及定州卒始總請代獻馬萬五千匹羣臣或疑其詐帝獨納之使給事中薛存慶宣慰給所部復一歲緡錢百萬勞軍高年悍獨不能自存者官吏就問賜粟帛總遂與忠俱行軍中世懷其恩擁留不得進總殺首謀者十人以節付張臯夜間道去遲明軍中乃知詔贈太尉子礎及弟約至長安者十一人皆擢州刺史忠護總喪至亦卒忠絳人喜兵善謀事盖健男子云

朱克融滔孫也以偏校事劉總總將入朝慮後有變籍

其軍材勇與黠暴桀不制者悉薦之朝冀厚與爵位使北
方歆豔無甘亂心克融在遣方是時執政非其人既見
總納地謂天下曠然無復事克融等留京師久之不得
調數詣宰相求自試皆不聽羸色敗服饑寒無所貸丐
内怨忿會張弘靖赴鎮因悉遣還俄幽州亂囚弘靖時
克融父洄號有智譎以疾廢卧家衆往請為帥洄辭老
且病因推克融領軍務詔以劉悟為節度使馳往俄而
瀛莫皆附克融悟不得入克融縱兵掠易州敗兩縣寇

蔚州易州刺史柳公濟戰白石嶺斬三千級轉寇定州節度使陳楚破其兵二萬會鎮州反殺田弘正議者謂二賊均逆而克融全弘靖不敢害可恙兵先誅趙赦燕朝廷度幽薊未可復取乃拜克融檢校左散騎常侍為幽州盧龍節度使長慶元年也明年陷弓高攻下博與王廷湊共圍深州裴度以檄譙諭克融乃還因進檢校工部尚書表獻馬萬匹羊十萬請直賞軍敬宗初遷檢校司空賜邊屯時服克融以帛疏惡因詔使楊文端以

聞又上言聞陛下東幸雒願率匠丁五千助營宮室迎
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費帝怒用裴度謀忍不問
以好言荅之屈其謀進爵吳興郡王是年軍亂殺克融
及其子延齡詔贈司徒次子延嗣立領留後為大將李
載義殺而代之并族其家
李載義自稱恒山愍王之後性矜蕩好與豪傑游力挽
彊搏鬬劉濟在幽州高其能引補帳下從征伐積多為
牙中兵馬使朱克融死子延嗣叛命殘用其人載義因

衆不忍殺之暴其罪于朝敬宗即授檢校户部尚書盧龍軍節度使封武威郡王初張弘靖之囚幕府多見害妻子留不遣及是載義悉護送京師雖僮厮畢行俄而李同捷據滄景邀襲封載義請討賊自效文宗嘉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斬級數有功賊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白玉帶示殊禮太和四年為兵馬使楊志誠所逐奔易州即上言自破滄州賊屢請朝不許今願將妻子身入見帝令使者抵太原尉迎賜袍笏裝器又以其

嘗有功且意恭順乃冊拜太保仍平章事俄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徙河東始回鶻使者歲入朝所過暴慢吏不敢何禁但嚴兵自守虜怙習益驁悍至鞭候人剽突市區時大酋李暢者曉華人語尤凶黠既就館橫須索扶疻郵人載義召暢語曰可汗以舅甥故使将軍朝貢誼不容将軍暴也天子厚饔餼以禮客有不謹吏皆論死若将軍所部不戢而敓攘自如我必殺所犯者将軍其少戒因悉罷所防兵以兩卒護閽暢嚴憚之訖無犯者

進兼侍中會吏下請立碑紀功詔李程為之辭未有字
帝詔曰周書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卿宜當之以方穀為
字其寵待如此開成三年卒年五十贈太尉初載義母
葬范陽為楊志誠掘發後志誠被逐道太原載義奏請
剔其心償母怨不許又欲殺之官屬苦救乃免然盡戕
其妻息士卒其天資驕暴云帝屈法弗劾也
志誠者事載義為牙將載義宴天子使者鞠場志誠與
其黨譟而起載義走因自為都知兵馬使文宗吏以嘉

王領節度用志誠爲留後俄檢校工部尚書擢節度副
大使踰年進檢校吏部詔下邸吏白宰相曰軍中不識
朝廷儀惟知尚書改僕射爲進秩今一府盛服以待天
子命如復爲尚書則舉軍慙使者勢不得出既志誠果
怨望軍有嫚言囚中人魏寶義及它使焦奉鸞尹士恭
而遣部將王文頴入謝讓還所命帝復賜之文頴不肯
受輒去帝忍不責乃遣使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八年爲
下所逐推部將史元忠總留後志誠在鎮竊製天子衮

晃具被服皆擬乘輿元忠表而暴于朝詔御史按治斥
嶺南至商州誅之而以通王領節度授元忠留後明年
檢校工部尚書為副大使會昌初為偏將陳行泰所殺
行泰邀節制未報次將張絳殺行泰起求帥軍武宗自
用張仲武代之
張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會昌初為雄武軍使行泰
殺元忠宰相李德裕計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
以安若少須下且有變帝許之未報果為絳所殺復誘

其軍以請亦置未報是時回鶻為黠戛斯所破烏介可
汗託天徳塞上而仲武遣其屬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
擊回鶻德裕因問北方事仲舒曰行泰絳皆遊客人心
不附仲武舊將張光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性忠
義願歸欵朝廷舊矣德裕曰即以為帥軍得無復亂乎
答曰仲武得士心受命必有逐絳者德裕入白帝曰行
泰等邀節不可許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軍且無辭乃
擢兵馬留後而詔撫王領節度詔下絳果為軍中所逐

即拜仲武副大使檢校工部尚書蘭陵郡公會回鶻將勒那頡啜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陽仲武使其弟仲至與别將游奉寰等率鋭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槖它旗纛不勝計遣吏獻狀進檢校兵部尚書始回鶻常有酋長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詗刺中國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諜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宣門將軍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留不遣使失師期回鶻人馬多

病死者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烏介失勢往依康居盡徙餘種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為銘揭碑盧龍以告後世大中初又破奚北部及山奚俘獲雜畜不貲擢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謚曰莊

子直方以右金吾將軍襲節度留後俄進副大使舉動多不法畏下變起乃託出畋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後務直方至宣宗遣使者郊勞授金吾大將軍以其族

大給檢校工部尚書俸久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性暴
猝坐以小罪笞殺金吾史政右羽林統軍好馳獵往往
設置罘於道當宿衛不時入下遷驍衛將軍奴婢細過
輒殺積其罪貶思州司户參軍母驚曰尚有尊於我子
邪久乃復授羽林統軍縱部下為盜復貶康州司馬後
居東都弋獵愈甚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羣噪乾符中
累進左驍衛大將軍時鄭畋輔政頗言仲武會昌時功
第一令直方百口不自存每内燕以衣敝惡辭不赴陛

下録功念舊宜少優假詔還檢校右僕射進左金吾衛大將軍黄巢犯京師直方迎灞上既而納亡命謀劫巢報天子公卿多依之賊覺屠其族

張允伸字逢昌范陽人世為軍校直方出奔以都知兵馬使為衆立為留後天子報可未幾檢校散騎常侍為節度使累進檢校司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龐勛以徐州反上書欲遣弟允皋領兵討賊不許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佐用度詔嘉美賜玉帶實

器紈錦進兼侍中咸通十二年以疾甚上節印就醫藥

詔聽許以子簡會為副大使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曰

忠烈允伸性勤儉下所安賴未嘗有邊鄙虞子十四人

簡會入朝昆弟多至大將軍刺史郡佐者而軍中推張

公素為留後

公素范陽人以列將事允伸擢累平州刺史允伸卒以

兵來會喪軍士素附其威望簡會知不可制即出奔詔

公素為節度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暴厲眸子多

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為李茂勲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戸參軍

李茂勲本回鶻阿布思之裔張仲武時與其侯王皆降資沉勇善馳射仲武器之任以將兵常乗邉積功賜姓及名陳貢言者燕健将為納降軍使軍中素信服茂勲襲殺之因舉兵紿稱貢言反公素迎撃不利走茂勲入府衆始悟因推主州務以聞詔即拜節度使俄以病自上詔進尚書右僕射致仕表子可舉代遂領留後進為

節度使擢累檢校太尉中和末太原李克用始彊大與定州王處存厚相結可舉惡其窺山東為巳患乃遣使約吐渾都督赫連鐸鎮州王鎔聯和揚言易定本燕趙屬得其地且參有之即遣軍司馬韓玄紹擊沙陀藥兒嶺斬首七千級殺其將朱耶盡忠等收牛馬器鎧數萬又戰雄武軍殺獲萬人鐸又破沙陀於蔚州詔以鐸為雲州刺史進可舉檢校侍中乃遣票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鎔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援太原克用自將赴

之鎮人懼退保新城克用急攻之鎔引去追破之九門
易久未下盧龍將劉仁恭穴地以入得其城士卒有驕
色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以精騎伏它道
全忠軍望為羣羊爭趨之處存伏騎發大敗之復取易
州全忠遁還盡失芻糧仗鎧懼得罪乃裒餘衆反攻幽
州可舉度不支引其族登樓自燔死
李全忠范陽人仕為棣州司馬有蘆生其室一尺三節
怪之以問别駕張建建曰蘆茅類生於澤公茅土兆也

傳節者其三世乎罷歸事可舉為牙將可舉死衆推為留後光啓元年拜節度使未幾卒子匡威嗣領留後進為使性豪爽恃燕薊勁兵處斬然有雄天下意與赫連鐸共攻太原爭雲代李克用使安金俊攻鐸匡威救鐸戰蔚州射金俊殺之乃共表請討沙陀而朱全忠亦上言願協力故張濬因請用兵矣濬敗克用攻雲州以騎將薛阿檀為前鋒設伏河上鐸以精騎追阿檀抵河而伏起乃大敗禽其將賈塞兒遂圍雲州塹而守分兵出

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匡威以步騎萬餘援王鎔克用還因急攻鐸會食盡鐸棄州奔匡威克用取雲州表石善友為刺史鐸本吐谷渾部酋也開成中其父率種人三千帳自歸守雲州十五年至是失其地景福初鎔誘太原將李存孝降之克用怒伐鎔鎔來求救匡威遣將赴之克用去明年兵復出井陘匡威自將援鎔將行置酒大會其弟兵馬留後檢校司徒匡籌妻張國豔匡威酒酣報之弟怒匡威軍次博野乃據城自為留後天子

即授檢校太保為節度使匡威麾下多去屏營無所歸留深州遣其屬李抱貞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難人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亡竄山谷抱貞還而鎔已迎館于鎮匡威引抱貞登城西大悲浮屠顧望流涕羨其山川乃共圖鎔陽為鎔繕甲治城塹施授方略陰施予以傾士心鎮軍忠於王氏皆惡之匡威親忌日鎔過慰匡威士衷甲劫鎔入牙城戰不勝鎮人斬匡威以徇匡籌表訴諸朝檄暴鎔罪攻樂壽武彊以報始匡籌之

奪也燕人不以為義劉仁恭出奔太原克用倚其謀下武嬀二州敗匡籌於居庸關李存審與戰匡籌又敗挈其族奔京師次景城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殺之掠入車馬僮奴妻方乳不能進仁恭獲之納于克用為嬖夫人始匡威見逐嘆曰兄失弟得皆吾之宗無所悔然其材恐不足以守果亡而幽州地歸克用以仁恭為帥

劉仁恭深州人父晟客范陽為李可舉新興鎮將故仁恭事軍中從李全忠攻易州號窟頭稍遷裨校為人豪

縱多智數有大志嘗自言夢大幡出指端年四十九當秉旄節李匡威惡之補景城令會瀛州亂殺守吏仁恭募士千人定其亂匡威復使將兵戍蔚州踰期未代士皆怨會匡籌奪地故戍卒擁仁恭趨幽州匡籌逆戰敗之遂以族奔太原李克用待之甚厚賜田宅拜壽陽鎮將數以策干克用請步騎一萬東取幽州且為導克用攻匡籌匡籌遁去仁恭與符存審入城封府庫以待克用悅留仁恭守之以親信分典其兵乾寧二年克用擊

王行瑜表仁恭為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明年克用攻魏州召盧龍兵仁恭以契丹解又明年克用復興其兵救朱瑄仁恭不答使者數十往卒不出克用以書讓之仁恭乃慢罵執其使盡囚太原士之在燕者復以厚利誘克用麾下士多亡歸之克用怒自將往擊不勝師喪過半仁恭獻馘於朱全忠全忠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與克用絕則益募兵光化初使其子守文襲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棄城走遂有滄景德三州地用守文為

節度留後請命于朝昭宗怒不與會中人至仁恭嫚謂
曰旄節吾自可為要假長安本色耳何見拒邪由是兵
益張顯圖河北悉幽滄步騎十萬聲言三十萬南徇魏
鎮次貝州屠之清水為不流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全
忠使李思安葛從周赴之屯内黄仁恭覔彊下令曰思
安懦當先破之乃取魏守文與單可及精甲五萬循清
水上思安設伏自引兵逆戰偽不勝守文躡北至内黄
思安整兵還擊守文伏發斬可及獨守文挺逸衆無還

者從周與邢洺兵與魏將賀德倫等出館陶門夜擊仁恭破八屯仁恭走自魏抵長河數百里尸蔽道鎮人邀敗之東境仁恭遂衰三年葛從周攻滄州仁恭壁乾寧從周濳軍戰老鵶隄仁恭敗退壁瓦橋卑辭歸窮於克用求救克用為侵邢洺俄而全忠取瀛莫克用使周德威出飛狐天祐三年全忠自將攻滄州壁長蘆仁恭悉發男子十五以上為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涅于臂曰一心事主盧龍閭里為空得衆二十萬屯瓦橋全

忠環滄築而溝之内外援絶人相食仁恭求戰不許復
從克用乞師使百輩往乃許仁恭以兵三萬合攻潞州
降全忠將丁會滄州圍乃解是時中原方多故仁恭得
倚燕彊且遠無所憚意自滿從方士王若訥學長年築
館大安山掠子女充之又招浮屠與講法以墐土為錢
斂真錢穴山藏之殺匠滅口禁南方茶自撷山為茶號
山曰大恩以邀利子守光烝嬖妾事覺仁恭謫之李思
安來攻屯石子河仁恭居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引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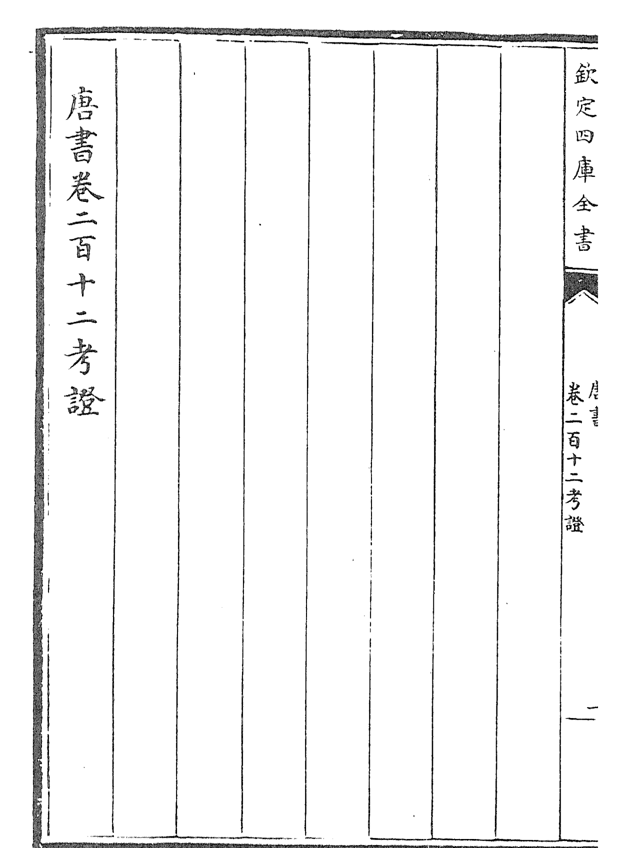
出戰思安去因回攻大安虜仁恭囚別室殺左右婢媵遂有盧龍

贊曰朱滔脅其兄泚入朝及引兵東嚮稱帝以自尊名雖助泚志可知矣至克融再得幽州朱氏無遺種其禍與泚鈞而族夷有先後為間也

唐書卷二百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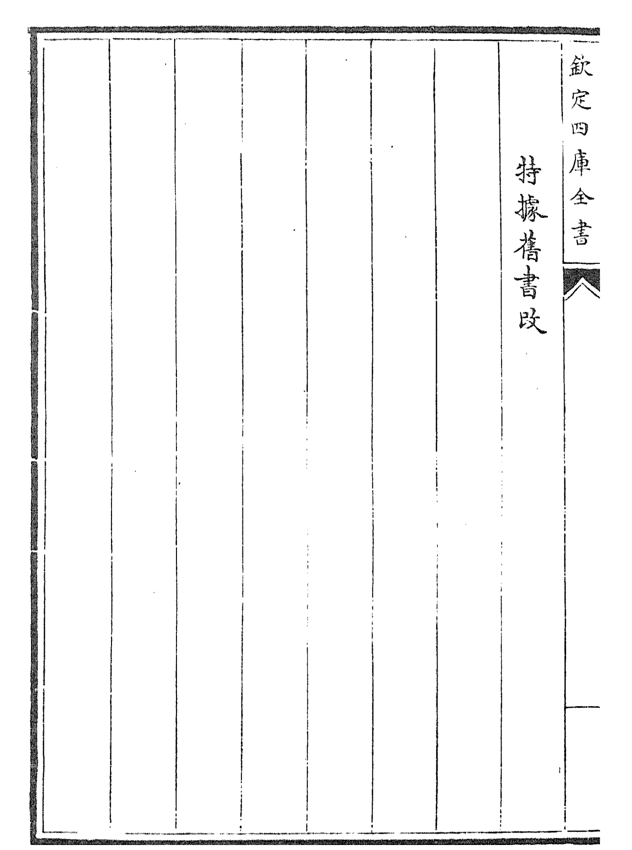
唐書卷二百十二考證

朱滔傳年四十二○舊書作四十沈炳震曰按滔大歷八年來云年二十八至貞元元年正爲四十新書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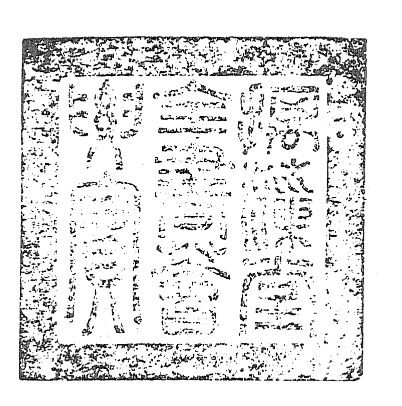


唐書卷二百十二考證

謹案卷二百十一第八頁前一行拜太子諭德按
舊書作拜御史中丞
卷二百十二第九頁前一行年四十刊本十下行
二字據舊書及本書考證删
第十四頁後五行檢校尚書右僕射按舊書李全
畧傳載此作左僕射
第十四頁後六行太和四年按舊書作五年
第十七頁後一行會回鶻將勒那頡啜刊本將訛



特據舊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王應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二百十三
　　　　　　　四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五十三 史部

唐書卷二百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藩鎮淄青橫海

李正已高麗人爲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逸母即其姑故薦爲折衝都尉寶應中以軍侯從討史朝義時回紇恃功橫諸軍莫敢抗正已欲以氣折之與大酋

角逐衆士皆牆立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已批其頰回紇矢液流離衆軍哄然笑酋大慙自是沮憚不敢暴希逸以為兵馬使沈毅得衆心然陰忌之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不當廢尋逐希逸出之有詔代為節度使本名懷玉至是賜今名遂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嵩死李靈耀反諸道攻之共披其地正已復取曹濮徐兖鄆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馬歲不絕賦繇均約號最彊大

政令嚴酷在所不敢偶語威震鄰境歷檢校司空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司徒兼太子太保封饒陽郡王請附屬籍許之因徙治鄆以子納及腹心將守諸州建中初聞城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偕叛自屯濟陰陳兵按習益師徐州以扼江淮天子於是改運道檄天下兵為守備河南騷然會發疽死年四十九興元初納順命詔贈太尉

納少時為奉禮郎將兵防秋代宗召見擢殿中丞賜金

紫入朝擢兼侍御史正己署為淄青二州刺史又為行軍司馬濮徐兖沂海留後進御史大夫正己死秘喪不發以兵會田悅于濮陽馬燧方擊悅納使大將衛俊救之為燧所破略盡收洹水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洧以徐州歸大將李士真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送欵納恚洧背己且徐險悉集兵攻洧帝命宣武劉玄佐督諸軍進援大破其兵納還濮陽玄佐進圍之殘其郛納登陴見玄佐泣且悔遣判官房説與子弟質京師因玄佐

謝罪時中人宋鳳朝以納窮欲立功建不可赦帝乃械

説等禁中納於是還鄆與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

自稱齊王置百官興元初帝下詔罪已納復歸命授檢

校工部尚書復平盧帥節賜鐵券又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封隴西郡王希烈圍陳州納㑹諸軍破之城下加檢

校司空實封五百户進檢校司徒死年三十四贈太傅

子師古師道

師古以䕃累署青州刺史納死軍中請嗣帥詔起為右

金吾衛大將軍本軍節度使初棣州有蛤𧊅鹽池歲產鹽數十萬斛李長卿以州入朱滔獨蛤𧊅為納所據以專利後德棣入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跨河以守蛤𧊅謂之三汊通魏博以交田緒盜掠德州武俊患之師古始襲武俊易其弱且納時將無在乃率兵取蛤𧊅三汊師古使趙鎬拒戰武俊子士清兵先濟滴河會營中火起士大譟不敢前德宗遣使者諭武俊罷兵師古亦隳三汊聽命嘗怒其僚獨孤造使奏事京師遣大將王

濟繼殺之貞元末與杜佑李欒皆得封妾媵以國為夫人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哀使未至義成節度使李元素謄遺詔示之師古幸國喪欲攻掠州縣即集將士告元素偽作遺詔豈欲反耶不可不討執使者名討元素勒兵出次聞順宗立乃罷累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元和初卒贈太傅

師道異母弟也師古嘗曰是不更民間疾苦要令知衣食所從乃署知密州師古病召親近高沐李公度等曰

即我不諱欲以誰嗣二人未對師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邪彼不服戎以技自尚慮覆吾宗公等審計之及死沐公度與家奴卒立之而請于朝於是制書久不下師道謀褒兵守境沐爭止吏上書奉兩稅守鹽法請吏朝廷宰相杜黄裳欲撓削其權而憲宗方誅劉闢未遑東討故命建王審領節度大使而以師道知留後歲中加檢校工部尚書為副大使自正已以來雖外奉王命而嘯引亡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納之以嚴法持下凡所付

遣必質其妻子有謀順者類夷其家以故能脅汙士衆傳三世云帝討蔡詔興諸道兵而不及鄆師道選卒二千抵壽春陽言為王師助實欲援蔡也亡命少年為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都請燒河陰敖庫募洛壯士劫宮闕即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又有說師道曰上雖志討蔡謀皆出宰相而武元衡得君顧為袁盎事後宰相恐懼請罷兵是不用師蔡圍解

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初師道置邸東都多買田伊闕陸渾間以舍山棚遣將訾嘉珍門察部分之嵩山浮屠圓靜為之謀元和十年大饗士邸中椎牛釃酒既東甲矣其徒白官發之留守呂元膺以兵掩邸賊突出轉略畿部入山中數月奪山棚所市山棚怒道官軍襲擊盡殺之圓靜者年八十餘嘗為史思明將驍悍絶倫既執力士椎其脛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脚且不能乃曰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死歎曰敗吾事不得見洛城

流血於時留守防禦將都亭驛吏數十人皆陰受師道署職使為詗察故無知者及窮治嘉珍察乃害武元衡者鹽鐵使王播又得嘉珍所藏弓材五千并斷建陵戟四十七始師道欲知元濟虛實使劉晏平間道走淮西元濟日與晏厚結歡晏平歸以為元濟暴師數萬而晏然居内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師道本倚蔡為重聞之怒乃以他事殺晏平及聞李光顏拔淩雲栅始大懼遣使歸順帝重分兵支兩寇故命給事中柳公綽慰撫之

加檢校司空蔡平又遣比部員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質子宿謂曰公今歸國為宗姓以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三百餘州天子北面稱藩不屈二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百年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狀已暴上猶許内省宜遣子入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弘方入侍宿既還師道中悔召諸將議皆曰蔡數州戰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將崔承度獨進曰公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

者朝廷以一漿十餅誘之去矣師道恚遣承度詣京師

戒候吏待其還斬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還帝以其負

約用左散騎常侍李遜喻旨既至師道嚴兵以見遜讓

曰前已約而今背之何也顧得要言奏天子師道許之

然懦暗不自決私奴婢媪爭言先司徒土地奈何一旦

割之今不獻三州不過戰耳即不勝割地未晚師道乃

上書以軍不協為解帝怒下詔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武

寧節度使李愿使將王智興破其衆斬二千級獲馬牛

四千略地至平陰橫海節度使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
武寧將李祐戰魚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弘拔考城淮
南節度使李夷簡命李聽趨海州下沭陽朐山進戍東
海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身將兵自陽劉濟河拒鄆四十
里而營再接戰破三萬衆禽三千人陳許節度使李光
顏攻濮陽收斗門杜莊二屯弘正又戰東阿殘其衆五
萬師道每聞敗輒悸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白
初遣大將劉悟屯陽穀當魏博軍疑其逗留悟懼不免

引兵反攻城師道晨起聞之白其嫂裴曰悟兵反將求
為民守墳墓即與弘方匿溷閒兵就禽之師道請見悟
不許復請送京師悟使謂曰司空今為囚何面目見天
子猶俯仰祈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斬之傳首京師
棄其尸無敢收視者有士英秀為殯城左馬總至以士
禮更葬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此人也
田弘正之渡河也禽其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有詔悉
赦之給繒絮還隸魏博義成軍父母在欲還者優遣賊

皆感慰相告由是悟得行其謀師道首傳弘正嘗召澄驗之澄詆曰中塵號絶良久悟素與師道妻魏亂妄言鄭公徵之裔不死沒入掖廷它宗屬悉遠徙悟獨表師古子明安爲朗州司户參軍親將王承慶承宗弟也師道以凡女妻之潛約左右欲因肆兵執師道會悟入出奔徐州歸朝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始名華德宗以其有功益曰日華父元皓爲安禄山帳下僞署定州刺史故日華籍本軍

為張孝忠牙將滄故成德部州也孝忠絕李惟岳德宗以滄畀義武前刺史李固烈與惟岳姻屬即牢守孝忠令日華往喻之固烈請還恒州既治裝悉符以行軍中怒曰馬瘠士饑死刺史不棄豪髮卹吾急令刮地以去吾等何望遂共殺固烈屠其家日華驚匿牀下將士迎出之曰暴吾軍者已死何畏而亡共逼領州孝忠亦以日華寬厚遂假以刺史朱滔叛兵屯河間以故滄定道阻不相聞滔及王武俊皆招日華不納即攻之日華乘

城自固參軍事李宇謀曰城久圍府兵不為援今州十縣瀕海有魚鹽利自給此軍本號横海將軍能絶易定歸天子自為一州敕甲訓兵利則出無利則守可亢盜㗋襟君能用僕計請至京師為天子言之日華謂然乃遣守西帝果大喜拜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横海軍即以為使時建中三年也拜檢校工部尚書詔滄歲饋義武錢十二萬緡糧數萬斛以宇為判官武俊欲得滄遣人說日華歸已日華紿曰敝邑為賊攻力屈則下之

願假騎二百以抗賊賊退請以地授公武俊喜歸之馬日華留馬謝其使武俊大怒與滔方睦懼有怨乃止久之武俊歸命日華乃還馬以珍幣厚謝復結好武俊亦釋然貞元二年卒贈兵部尚書子懷直擅知留事帝以日華故即拜權知滄州刺史守入朝顧析東光景城二縣置景州且請刺史河朔刺史不廷授幾三十年帝嘉其志以徐申為景州刺史昇横海軍為節度擢懷直為留後明年為節度使九年來朝寵遇加等進檢校尚書

右僕射賜大第宮女懷直荒田獵出輒數日不返帳下程懷信乘衆怒閉門不納懷信其從昆也於是懷直入朝帝不之罪更以虔王為節度使擢懷信留後以懷直兼右龍武軍統軍明年懷信為節度矣十六年懷直卒贈揚州大都督後五年懷信死子權襲領軍務詔授留後元和元年拜節度使累進檢校兵部尚書封邢國公六年入朝憲宗寵禮遣還鎮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權始名執恭嘗夢滄諸門悉署權字乃改名以應之及淮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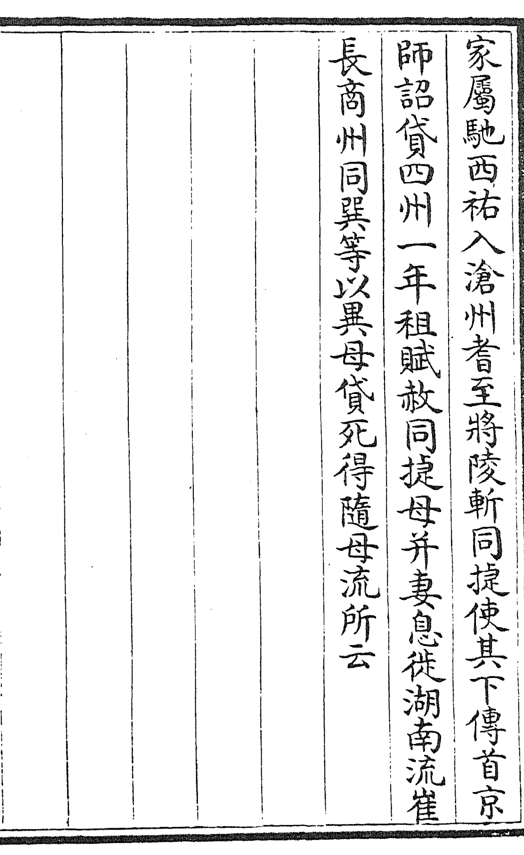
平惕不安丐入朝至京師固辭軍政乃詔華州刺史鄭權代之後以檢校司空為邠寧節度使卒贈司徒宗族奉朝請宿衛者三十餘人

李全略本王氏名日簡事王武俊為偏裨承宗時虐用其軍故入朝授代州刺史田弘正遇害穆宗以全略故鎮州將召問所欲言全略多陳利害冀合帝意且請盡死力以報遂授德州刺史是時杜叔良兵敗博野故以全略為橫海軍節度滄德棣州觀察使賜今姓名未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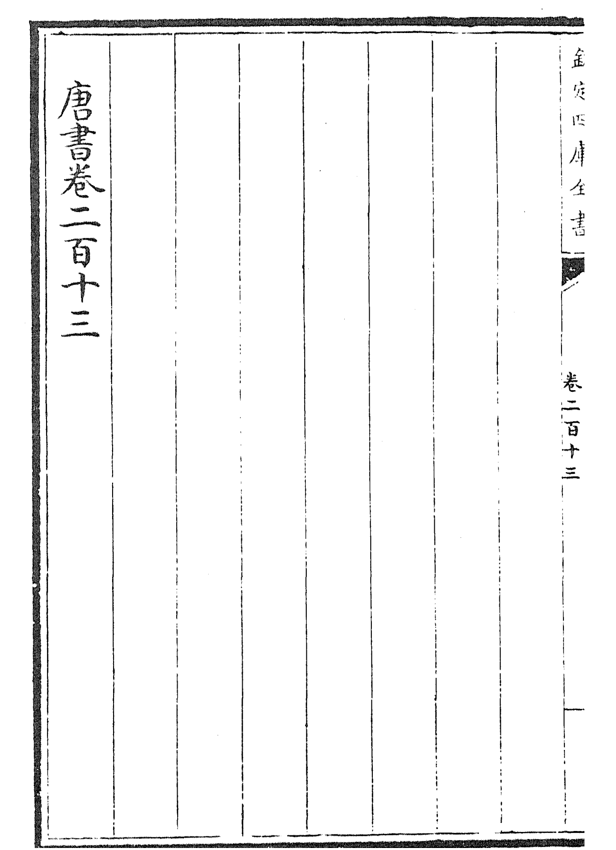
貢錢千萬使子同捷入朝既還即奏同捷為滄州長史押中軍兵馬帝不得已可其請全略陰規傳久計選材武以所私結士心棣州刺史王稷善撫衆而家富于財全略內忌以計殺之族其家未幾死同捷領留後事重賂鄰藩求領父節敬宗持久詔不下俄而文宗立同捷以帝新嗣位必大開貸示四方乃遣弟同志同巽入朝而使其屬崔長奉表請命有詔拜兗海節度使以烏重胤代之同捷計窮矯言軍中留己於是王智興請以全

軍出討魏博史憲誠令大將傳手詔入于軍同捷不受德棣民多奔入鄆乃下詔削官爵命重胤率鄆齊兵進討憲誠智興及汴滑李聽平盧康志睦易定張璠幽州李載義以兵傳境同捷自以與成德有舊乃傾玉帛子女市河北三鎮驩載義不許絶其交執使者并所遣奴婢四十七獻諸朝王廷凑本闚横海欲乘其隙取之引軍來援智興攻棣州火譙門引水灌城凡七月其將張叔連降始刺史欒濛以同捷叛密上變事洩為所害贈

工部尚書智興進圍滄州是時帝絶王廷湊朝貢且討之兵須夥繁調發不時始置供軍糧料使以濟两河諸將又多張俘首以冒賞自重脅卒後李寰傅良弼不終事更以左金吾衛大將軍李祐代而智興將李君謀以輕兵絶河夜殘無棣降饒安壁五千兵明年祐拔無棣平原有詔行營堅壁務農非被襲勿決戰而祐兵已薄德州帝遣諫議大夫柏耆宣慰祐攻拔德州餘卒奔廷湊同捷益急乞降祐疑其詐耆引兵直入城取同捷及



家屬馳西祐入滄州者至將陵斬同捷使其下傳首京師詔貸四州一年租賦赦同捷母并妻息徙湖南流崔長商州同巽等以巽母貸死得隨母流所云


唐書卷二百十三

唐書卷二百十三考證

李正已子師道命給事中柳公綽慰撫之○臣酉按舊書遣公綽慰撫在蔡平之後新書在未平之前未知孰是

使將王智興破其衆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臣酉按舊書李愿破賊在十年十二月鄭權破賊在十三年七月新書連類書之似一時事矣

唐書卷二百十三考證

唐書卷二百十四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藩鎮宣武彰義澤潞

劉玄佐滑州匡城人少倜蕩不自業為縣捕盜犯法吏笞辱幾死乃亡命從永平軍稍為牙將大歷中李靈曜據汴州反玄佐乘其無備襲取宋州有詔以州隷其

軍節度使李勉即表署刺史德宗建中初進兼御史中丞充宋亳頴節度使時李納叛李洧以徐州歸納急攻之詔玄佐援洧大破納兵斬首萬餘級東南饟漕乃通進圍濮州徇濮陽皆下再降其守將遂通濮陽津遷檢校兵部尚書兼曹濮觀察淄青兖鄆招討使汴滑都統副使李希烈之反玄佐與李勉陳少游哥舒曜聯兵屯淮汝數困賊帝在奉天垂意關東乃詔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希烈攻陳州玄佐救之希烈走

遂進取汴州詔加汴宋節度使陳州諸軍行營都統玄佐本名洽至是賜名以尊寵之入朝復兼涇原四鎮北庭兵馬副元帥檢校司徒性豪縱輕財好厚賞故下益困汴自李忠臣以來士卒驕不能自還至玄佐彌甚其後殺帥長大鈔劫狃于利而然也玄佐貴母尚在賢婦人也常月織絁一端示不忘本數敎勑玄佐盡臣節見縣令走廷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於縣亦當爾而據案當之可安乎玄佐感悟故待下益

加禮汴有相國寺或傳佛軀汗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玄佐敕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若此初李納遣使至汴玄佐盛飾女子進之厚饋遺皆得其隂謀故納最憚之所寵吏張士南及假子樂士朝貲皆巨萬而士朝私玄佐嬖妾懼事覺酖玄佐死年五十八贈太傅謚曰壯武軍中匿喪俟代帝亦為隱踰三日乃發喪使至帝問所欲立曰陜虢觀察使吳湊可予監軍孟介行軍盧瑗

以為便乃拜湊為節度使至汜水玄佐柩將遷士請具禮瑗不許衆皆怒陵晨甲而譟起玄佐子士寧於喪使坐重榻𡎴其衣尊為留後殺大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醢之唯瑗介獲免士寧乃出貯財分勞吏士介以聞帝召宰相計議竇參曰汴人挾李納以邀命若不許勢且合不可解遂以士寧為左金吾衛將軍嗣節度始玄佐養子士幹與士朝皆來京師士幹知玄佐死無狀遣奴持刀紿為弔入殺士朝於次帝惡其專亦賜士幹死士

寧未授詔時私遣人結王武俊劉濟田緒等諸鎮不直之皆執其使而士寧忍暴嘗手殺人枅案間又彊烝父諸妾逼吏民妻女亂之或羸而觀每畋獵數日乃還其下厭苦不服大將李萬榮者故與𤣥佐同里相善寛厚得士心士寧忌之奪其兵使攝州事嘗引衆二萬畋城南未還萬榮晨入府召所留親兵告曰天子有詔召大夫俾我代節度人賜錢三萬士皆拜於是分兵閉諸門使告士寧曰詔書召大夫宜速去不然事急且傳首以

獻士寧知衆不與將五百騎出奔次中牟亡者已半至東都惟僮妾數十人從之既至京師詔就第禁出入萬榮斬其支附數十人以二十萬緡勞軍詔籍士寧家貲給之拜萬榮兵馬留後於是籍驕兵數百人悉遣西防秋當戍者怨之大校韓惟清張彦琳等請往不許使其子迺將未行彦琳等因其怨誘使反攻萬榮不勝刼運財民貲殺掠數千人而潰惟清奔鄭州彦琳走東都自歸有詔宥死竄惡地殘士奔宋州劉逸准撫之萬榮悉

誅其妻子以故衆不安或呼於市曰大軍至城且破萬榮捕按之或言為士寧所教萬榮斬之以狀聞故士寧斥置郴州俄進萬榮節度使會病甚以兵屬鄧惟恭惟恭者與萬榮同里閈而署子廼為司馬出大將李湛張伾伊婁涚等于外欲殺之不果萬榮死是夜惟恭與監軍俱文珍執廼送京師杖死京兆府以董晉代之

吳少誠幽州潞人以世廕為諸王府户曹參軍事客荆南節度使庾準器之留為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

崇義必叛密畫計將獻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
嘉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以少誠為前鋒事平
賜實封戸五十希烈叛少誠為盡力及死推陳仙奇主
後務既又殺之衆乃共推少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
節度觀察留後少誠為治能儉損完軍實自希烈以來
申蔡人劫於苛法而忘所歸及耆長既物故則壯者習
見暴掠恬於搏鬬地少馬乘騾以戰號騾子軍尤悍銳
甲皆畫雷公星文以厭勝詛詈王師其屬鄭常楊冀欲

刼少誠逐之以聽命不克常袞被害少誠盡宥諸將以結衆心貞元五年進拜節度使久之曲環卒少誠間隙許無帥以兵攻臨頳戍將韋清與賊通留後上官涚遣兵三千救之悉為賊俘遂圍許州德宗怒削少誠官爵合十六道兵進討于𩑶以襄陽兵戰吳房朗山禽其三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柵於時師雖衆無統帥而宦人監軍顓進退互為異見既戰小溵河諸道師未交而潰棄輜仗不貲帝乃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為淮蔡

招討處置使上官涚副之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吴少陽等戰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為賊所乗遂大潰全義及監軍賈英秀等夜遁保溵水汴宋徐泗淄青兵走陳州少誠薄溵水而營全義懼退保陳而潞滑河陽河中兵逃歸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壁溵水全義乃斬潞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昻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欲以振師不能也少誠引兵還全義之敗少誠得帳中諸公書數百番持以紿衆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

蔡日掠將士妻女為婢媵以激怒其衆絶向順意少誠
弱王師移書於英秀求昭雪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
五樓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挺少誠
復固巢穴矣然猶以宦者監諸道軍翃南韋臯上言以
為不如擇重臣為統帥因薦渾瑊賈耽陛下若重煩元
老更求其次則臣請以鋭士萬人順流趨荆楚可以攘
翦元慂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两河諸軍亦其次
也使少誠禍盈惡周變生帳下必其賊黨又當以官爵

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亦何足賴帝遂赦少誠盡
還其官爵順宗即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司空
徙封濮陽郡王元和四年死贈司徒而吳少陽代之
少陽者滄州清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少誠
得淮西多出金帛邀之養以為弟署右職親近無間少
陽度少誠猜忍且畏禍請為外捍少誠乃表為申州刺
史為治尚寬易舉軍附賴少誠病亟家奴單于熊兒矯
召少陽至攝副使總軍事於是殺少誠子元慶自稱留

後憲宗以王承宗方叛故詔遂王爲節度使以少陽領留後居三年進拜節度使少陽不立繇役籍隨日賦斂於人地多原澤益畜馬時時掠壽州茶山劫商賈招四方亡命以實其軍不肯朝然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九年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帝遣太醫往視即陽言少愈不得見元濟者其長子也山首燕頷垂頤鼻長六寸始仕試協律郎攝蔡州刺史有董重質者少誠壻也勇悍久將善爲兵元濟倚之

因說元濟請以精兵三千由壽之間道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據之遣竒兵掩商鄧取嚴綬進守襄陽以揺東南則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崿嶺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可以横行元濟猶豫不能用先是其屬蘇兆楊元卿侯惟清嘗勸少陽入朝或言其有異志元濟縊兆歸其屍而囚惟清帝以二人者皆死故贈惟清兵部尚書兆尚書右僕射時元卿奏事在長安見宰相李吉甫具言淮

西事且請蔡使在道者隨在所繫之少陽死四十日帝不為輟朝易將增戍以須變會傳言重質殺元濟族其家吉甫因請為少陽輟朝遣使弔賻贈尚書右僕射而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陽及葉掠襄城陽翟時許汝居人皆竄伏榛莽間剽係千餘里關東大恐弔使至弗克入而還乃詔烏重胤兼汝州刺史引軍壓其境寧州刺史曹華為之副以戍襄城李光顔為忠武節度使總兵臨屯析山南東道詔節度使嚴綬為申光蔡等

州招撫使以中人崔潭峻監其軍下詔奪元濟官爵趣諸道進討時大旱詔旣下雨雪凡三日田弘正韓弘各遣子率兵隸綬光顔軍綬屯蔡西鄙師小勝不設備爲賊襲敗于磁丘退保唐州壽州刺史令狐通戰數北賊乃拔霍丘屠馬塘通嬰城不敢出詔左金吾衛大將軍李文通宣慰度其至使代通會裴度輔政賊始懼而元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趙昌凌朝江董重質李祐李憲王覽趙曄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爲戰抗王師有少誠

少陽舊風而李師道餽鹽出入寧陵雍丘間韓弘知而不肯禁文通引兵與賊將王覽董重質戰史蔟岡馘覽首光顔又大破賊於時曲復與重胤合擊賊小溵河敗之𡚁其屯塹天子責綬失律更以韓弘兼都統擢高霞寓唐鄧隋節度使十一年諸軍大合光顔壁掌河文通敗賊於固始拔鐵山霞寓戰朗山斬首千餘級焚其壁次鐵城賊偽奔霞寓窮追伏發死傷略盡退保新興賊圍之監軍李議誠馳入唐州以救兵至圍解還守唐州

元濟以霞寓敗不足虞併兵以備陳其秋文通以兵銜枚夜出九女原屠保壁三十所分兵西北並安陽山破屯邏數百人降者萬餘執兩將光顏敗郾城兵二萬俘大將復與重胤合攻凌雲柵拔之帝怒諸軍無大功詔内常侍梁守謙宣慰因督戰付詔書五百以待有功斥金帛募死士進拜光顏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胤右僕射度御史中丞公武御史大夫詔旨約束厲賞罰諸將恐懼貶霞寓以袁滋代之滋懦不能軍更以李愬爲唐鄧

隋節度使元濟食盡士卒食蔆芡魚鼈皆竭至斷草根以給者民苦饑相與四潰元濟亦嗇其食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始僑置郾城吳房於行營以綏新附愬引兵攻其西破屯柵十餘所執丁士良吳秀琳皆賊票健者賊帥張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顔戰郾城大敗獲馬千匹甲三萬首伯良奔還蔡曹華取青陵城斷郾歸路賊將鄧懐金懼即送款光顔受之愬又襲破朗山執戍將梁希果平汶港等三壁元濟知衆數潰而外失秀琳等因

奉表請束身北闕下帝遣使者許以不死元濟取行營馬三百董重質不與故不果降愬略興橋得守將李祐不殺引至帳下計議始謀襲蔡賊勢益沮自少誠盜有蔡四十年王師未嘗傅城下又嘗敗韓全義于㴩以是兵驕無所憚內恃陂浸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一二縣帝既責罷霞寓滋等諸將乃用命詔起沙陀臯騎濟師命裴度爲彰義節度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計先度未至立功諸將亟戰不勝

度至大勞將士皆感激請戰間遣士入蔡約元濟降為
左右所劫不得降光顔每戰冠軍故元濟悉衆亢時曲
祐為愬謀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勁兵皆在外若直
擣縣瓠賊成禽矣愬然之以精騎夜襲蔡坎垣入之戍
者不知也賊恃董重質兵在洄曲不虞師之至及愬攻
内城防卒尚千餘接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
會重質降愬而李進誠取賊庫兵即攻之明日燒其門
民相率抱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居二日門

壞執元濟舉族傳之長安申光戍兵尚三萬皆降帝御
興安門受俘羣臣稱賀以元濟獻廟社徇于市斬之年
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没入掖庭二弟三男子流江陵
皆殺之斬其屬官劉協庶趙曄王仁清等十餘人度還
以馬總為留後俄拜節度使析溵州隷陳許始度之出
太子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帝美度功即命愈為平
淮西碑其文曰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
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

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
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
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莨莠不薅相臣將臣
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
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走職明年
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
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

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它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

是朔方義成陜益鳳翔鄜延寧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五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隋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

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祀無用樂顔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三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顔胤武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

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進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禄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

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
金石皇帝以命臣愈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
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
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
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
朝曠不岳狩百隷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
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
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彊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

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及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胄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兵北乘厥數倍之嘗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凌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及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

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眠而起左飧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敎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彊不支汝弱奚恃其告

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
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
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
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愈以元濟之平
繇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諸將不敢首鼠卒禽之多
歸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
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牾武臣心詔斵其文更
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為之李祐以功遷神武將軍賜田

宅米粟帝迹董重質教元濟亂欲誅之而李愬先許不
死故貶春州司户參軍凌朝江播州司户參軍是歲申
蔡州始輸貢物户部以其久不至請元日陳於廷
祐字慶之後擢夏綏銀宥節度使徙涇原討李同捷也
改滄德景節度累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質之貶未幾轉
太子少詹事隸武寧軍遷左神武將軍賚金幣與功臣
等擢累左右神策劒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歷帥夏綏銀
宥訓兵有法羌戎畏服終右龍武統軍贈尚書右僕射

劉悟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死叔父全諒節度宣武器其敢毅署牙將以罪奔潞州王虔休復署為將被病去還東都全諒積緡錢數百萬在焉悟破縢鐍用之從惡少年殺人屠狗豪橫犯法繫河南獄留守韋夏卿貸免李師古厚幣迎之始未甚知後從擊毬軒然馳突撞師古馬仆師古恚將斬之悟盛氣以語觸師古不慴師古奇其才令將後軍妻以從娟歷牙門右職師道以軍用屈率賈人錢為助命悟督之悟獨寬假

人皆歸賴師道被討使將兵屯曹法一而信士卒樂為用軍中刁斗不鳴田弘正兵屯陽穀悟徙營潭趙魏師踰河取盧縣壁阿井城中飛語以謂馮利涉與悟當為帥師道內疑數召悟計事悟曰今與魏如角力者勢已交先退者負悟還魏踵薄城下矣左右諫曰兵成敗未可知殺大將孰肯為用師道然之或言悟且亂不如速去師道遣使兩輩來責戰密語其副張暹使斬悟使者與暹屏語移時悟疑之暹以情告悟乃斬使者召諸將

議曰魏博兵彊出則敗不出則死且天子所誅司空而已吾屬為驅迫就死地孰若還兵取鄆立大功轉危亡為富貴乎衆皆唯唯而別將趙垂棘沮其行悟因殺之并殺所惡三十人尸帳前衆畏伏下令曰入鄆人賞錢十萬聽復私怨財蓄恣取之唯完軍帑違者斬因遣報弘正使進兵渾趙悟夜半薄西門遲明啓而入殺師道并大將魏銑等數十人即拜悟義成節度使封彭城郡王實封户五百元和十五年來朝進檢校兵部尚書穆

宗立徙昭義軍朱克融亂議者假威名以厭其亂移守盧龍至邢州會王庭湊之變不得入還屯進兼幽鎮招討使治邢州圍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偕不叶衆辱悟縱其下亂法悟不堪其恐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爲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即撝兵退匿承偕因之帝重違其心貶承

借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彊列其寃累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寶歷初巫者妄言師道以兵屯瑠璃陂悟惶恐命禱祭具千人膳自往求哀將易衣嘔血數斗卒贈太尉表其子從諫嗣從諫母微賤少狡獪師道時使悟出屯署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戲博交通具知其陰密事悉疏于悟故悟得立功悟卒從諫知留後持金幣賂當權者朝議謂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

李絳奏言悟困死衆不必同亂從諫威惠未著若詔北鎮大將領節度馳入軍笮其未備使軍情有屬謀自屈矣有如拒命三州勢難獨存數月可覆時李逢吉王守澄納其賂數為請敬宗乃以晉王為節度大使詔從諫主留事起將作監主簿檢校左散騎常侍晉王帝所愛從諫饋獻相望未幾拜節度使太和初李聽敗館陶走淺口從諫引鐵騎黃頭郎救之聽免進檢校尚書左僕射拜司空封沛國公昭義自悟時治邢州而人思上黨

從諫還治潞悟苛擾從諫寛厚故下益附方年壯思立功六年請入朝文宗待遇加等明年還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卿多託以私又見事柄不一遂心輕朝廷有驕色李訓約從諫誅鄭注及甘露事宰相皆夷族傳言死非其罪從諫不平三上書請王涯等罪譏切中人時宦豎得志天子弱鄭覃李石新執政藉其論執以立權綱中人憚而怨之又劾奏蕭本非太后弟仇士良積怒倡言從諫志窺伺從諫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猜

貳武宗立兼太子太師性奢侈飾居室輿馬無遠略善
貿易之算徙長子道入潞歲榷馬征商人又熬鹽貨銅
鐵收緡十萬賈人子獻口馬金幣即署牙將使行賈州
縣所在暴横沓貪責子貸錢吏不應命即愬于從諫欲
論奏或遣客游刺故天下怨怒從諫畜馬高九尺獻之
帝帝不納疑士良所沮怒殺馬益不平又聞士良寵方
渥愈憂惑欲自入朝恐不脫禍因被病卒年四十一贈
太傅初大將李萬江者本退渾部李抱玉送回紇道太

原舉帳從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世所謂津梁種者歲入馬價數百萬子弟姻婭隷軍者四十八人從諫從山東懼其重遷且生變而子弟亦豪縱少從諫不甚禮因誣其叛夷三族凡三百餘家姬妾有微過輒殺之人皆知其將亡從子稹父從素仕右驍衛將軍從諫以為嗣病甚與妻裴謀令主軍事置大將王協郭誼劉武德劉守義等佐稹秘不發喪協謀遣將姜岑請醫於朝中人與醫至時從諫死已再旬稹曰公困

草不任受詔稹請代拜中人曰臥而視可也辭以母夫
人侍不可屏中人欲直入武德等户之中人恐其變趨
出貺饋百萬後使者繼往爲知從諫已死者未至數舍
衆懼武德與將董可武出兵萬人迎勞至牙門不得前
諸將乃詰監軍崔士康邀說請如河朔故事士康懦不
敢拒乃至喪次扶出稹爲裹絁巾曰毋更欲殺敕使諸
將哄然笑遂出見三軍帝怒前使者不入誚隷恭陵稹
所遣姜崟梁叔文梁叔明三輩皆杖死京兆府詔從素

書敕稹護喪還東都稹不奉詔詔羣臣議李德裕建言
稹所恃者河朔耳若遣大臣諭上旨出山東兵破之必
矣有詔奪從諫稹官敕諸軍進討於是河陽王茂元以
兵屯萬善河東劉沔守昂車關壁榆社魏博何弘敬柵
肥鄉侵平恩成德王元逵次臨洺略任堯山向城河中
陳夷行營冀城侵冀氏茂元別遣將營天井關為賊將
薛茂卿所破執四將火十七柵張巨進攻萬善不能下
茂元欲走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王宰以本軍入懷

澤行營陳許士票武賊衆素憚畏而茂卿負戰勝冀厚賞或言其兵犯王略深朝廷且怒節益不可至稹然之故茂卿失望乃與寀通即僞挑戰亟北委天井關去左右七營皆潰茂卿奔澤州使諜言於寀曰澤可取吾應於內寀疑不進失期茂卿扼腕悵恨稹聞其貳召誅之寀進破劉公直拔陵川劉沔又取石會關李石代沔領河東稹因石兄洺州刺史恬移書乞降石以聞右拾遺崔碣表請納之帝怒斥碣鄧城令詔敢言罷兵者戮賊

境上令石答書許稹面縛石馳往受之稹不出俄而太原將楊弁逐李石與稹連和稹諸將建議我求承襲彼叛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使送京師使康良佺屯鼓腰嶺敗太原兵生禽卒七百帝猶不赦始從諫將死命稹無笞辱羣奴故李士貴等與王協尤用事士戰有功不賞下無鬬志府中財貨尚山積而協請稅商人使劉溪等分出檢實而溪并齊民閱其貲十取二百姓始怨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

子其家以輸貲不時為溪所因問以為言溪大怒問因
殺溪與刺史崔嘏斬大將自歸成徳軍王釗守洺州給
士帛布一端稹檄代歳稟釗謂衆曰庫物尚多欲發以
為賞可乎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款魏博軍磁州將高
王堯山將魏元談等以次降成徳元逵以久為賊守殺
之稹聞三州降大懼大將郭誼與王協始議圖稹使董
可武誘稹至北第置酒飲酣即斬首悉取從諫子在襁
褓者二十餘并從子積匡周等殺之誅張谷張沿陳揚

庭李仲京王渥王羽韓茂章茂實賈庠郭台甄戈十一族夷之軍中素不附者皆殺函稹首送王宰獻京師告廟社帝御興安門受之劉公直亦降於宰石雄以兵守境軍大掠誼移書責之雄銜怒稹之死誼斥從諫妻伏夾室收其貲私於已建大殿日望旌節宰相德裕建言稹庸下亂繇誼始及軍窮蹙乃圖稹邀榮不誅無以懲姦臣及兵在境宜悉取逆黨送京師論如法先是有狂人呼於潞市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捕誅之乃請詔

雄率兵如數以入雄至潞縛誼及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送京師竝誅死杖崔士康殺之白惟信者潞梟將數與雄戰懼不敢降自武鄉殺都將康良佺欲降盧鈞雄遣人召降惟信殺之卒降鈞有詔從諫且死乃署稹軍事宜剖棺暴尸于市三日雄發視面如生一目尚開雄三斬之仇人剔其骨幾盡誼者兖州人兄岌事悟為牙將常樂滏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望氣者言其地當三世為都頭異姓河北謂

都頭異姓至貴稱也然窆過二丈不利誼以岌假刺史
穿三丈得石蛇并三卵工破之皆流血至是誼及岌三
子同誅張谷張沿陳揚庭皆有文時時言古今成敗以
佐從諫故善遇此三人谷納邯鄲人李嚴女為侍人號
新聲當從諫潛圖窺脅新聲諫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為
節度非有戰野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挈齊十二州還天
子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縷一蹄
為天子壽左右皆無賴章武朝數鎮顛覆皆雄才傑器

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
亦宜以不法終君當脱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
骨肉腥健兒食言訖悲涕各不決者三月畏言泄縊之
李仲京訓之兄為蕭洪府判官擢監察御史王渥播之
子王羽涯族孫韓茂章茂實約之子賈庠餗子郭台行
餘子甘露難作皆羸服奔從諫從諫衣食之甄戈者頗
任俠從諫厚給卹坐上座自稱荊卿從諫與定州戍將
有嫌命戈取之因為逆旅上謁留飲三日乘間斬其首

它日又使取仇人乃引不逞者十餘輩劫之從諫不悦

號偽荆卿從諫妻裴以弟立功詔欲貸其死刑部侍郎

劉三復執不可於是賜死以尸還問裴父敞晃之裔辟

悟府悟奇之故為從諫納其女裴年十五火光起往下

家人以為怪因許婚封燕國夫人寛厚有謀每勸從諫

入朝為子孫計從諫有妾韋碩封夫人許之詔至裴怒

毁詔不與從諫它日會裴黨復出詔裴抵去曰淄青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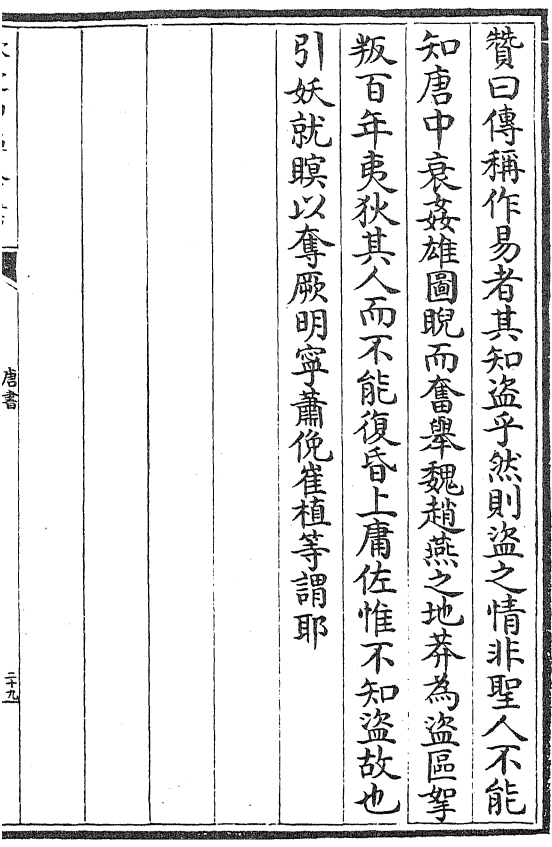
師古四世阻命不聞側室封者君承朝廷姑息宜自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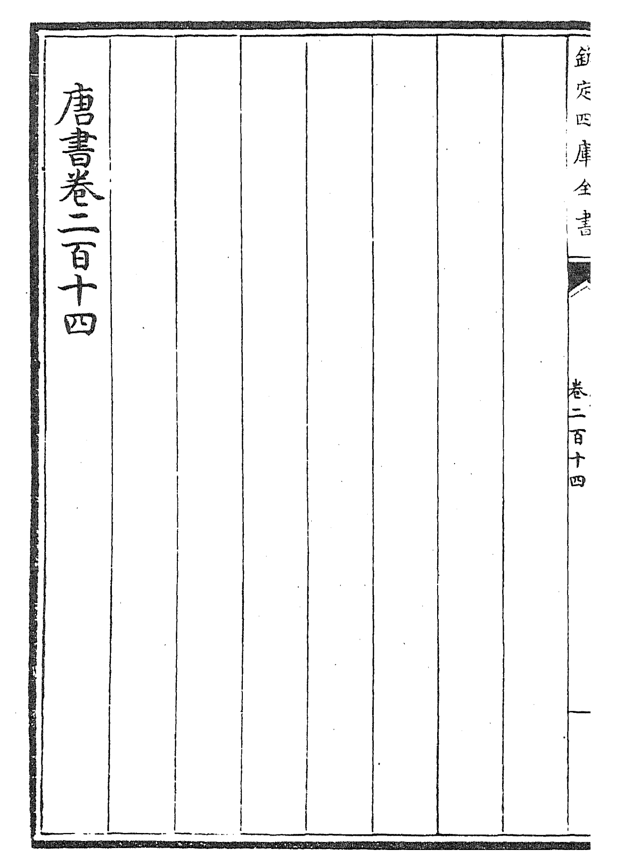
削求洗濯欲以婢爲夫人族不日滅耳從諫赧然止乃
韋至京師乃言李丕降裴㑹大將妻號哭曰爲我語若
夫勿忘先公恩顧以子母託諸婦亦泣下故潞諸將叛
益堅由是及禍初術者李涿能言禍福從諫以重幣邀
辟署大將㑹昌初謂從諫曰往歲長星經斗公生直之
令鎮復至當有災從諫即從軍山東開毬塲鑿柳泉大
興役以厭及病有言琢所興造皆逆歲疑有異謀使積
數其罪殺之府中恟恟俄而李丕降有李佐之者兼孫

也累調河南尉號彊直嘗客潞爲從諫所禮留不得去遂署觀察府支使因娶其從祖妹從諫薄疎屬資媵寒闕佐之亦薄之不甚答從諫病佐之力諷使還東都從諫雖不能從然感服其言病且革王協等恐佐之妻母有所闕說即輦母歸東都會佐之奴告佐之交通賓客漏軍中虛實稹因之妻訴不見禮稹遂殺之武鄉令唐漢賓儉嗇孫以稹拒命固諫歸朝不聽舉族見害李師晦者本宗室子始悟辟致幕府見從諫稍恣横假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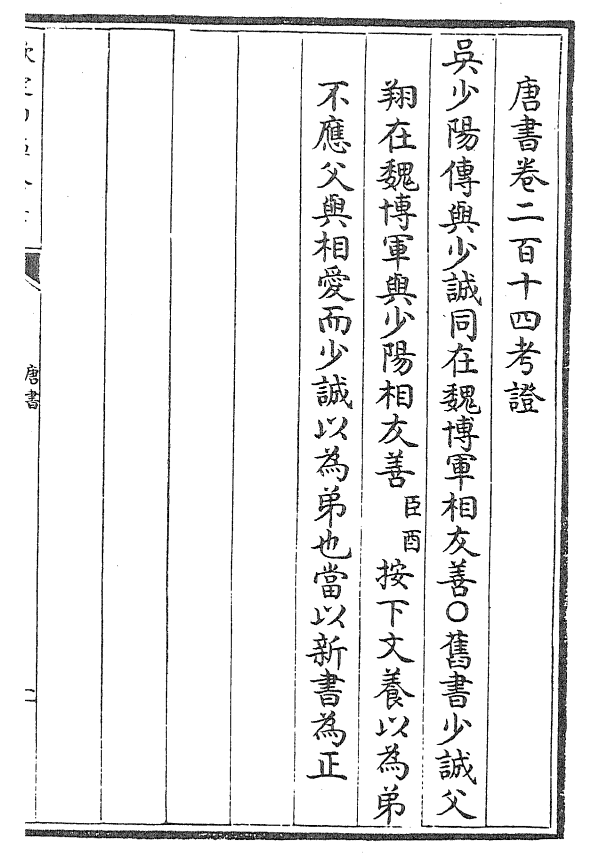
長生術不與事從諫使歸東都師晦懼爲谷揚庭等所
譖請居涉從諫不之疑稹敗有爲帝言者擢伊闕令而
贈薛茂卿博州刺史大中初又贈漢賓本縣令先時河
北諸將死皆先遣使弔祭次册贈次近臣宣尉度軍使
宜乃與節軍中不許出乃用兵大抵不半歲不能定故
謷將逆子皆得爲之備稹初不意帝怒即見討及茂元
録詔示稹舉族號慟欲自歸而愚懦不決云自悟至稹
三世凡二十六年李丕者善長短術與從諫厚善署大

將及稹阻命軍中疾其才丕懼乞為游奕深入以圖營壁處遂自歸議者疑為賊遣德裕奏言討賊半年始有降者當賞以勸餘帝召見擢忻州刺史丕請取榆社東逕武安入討賊雖邢洺未下而兵不得救潞不聽楊弁亂遣人誘丕丕斬之以兵扼走集德裕言于帝曰度支户部物積代州令丕塞其路賊破矣乃趣丕討弁兵未至而弁已禽遷汾晉二州刺史大中初拜振武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党項叛徙鄜坊卒


贊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人不能知唐中衰姦雄圖睨而奮舉魏趙燕之地萃為盜區挐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昏上庸佐惟不知盜故也引妖就暝以奪厥明寧蕭俛崔植等謂耶



唐書卷二百十四



唐書卷二百十四考證

吳少陽傳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舊書少誠父翔在魏博軍與少陽相友善臣酉按下文養以為弟不應父與相愛而少誠以為弟也當以新書為正

唐書卷二百十四考證

謹案卷二百十三第二頁後一行二行又為行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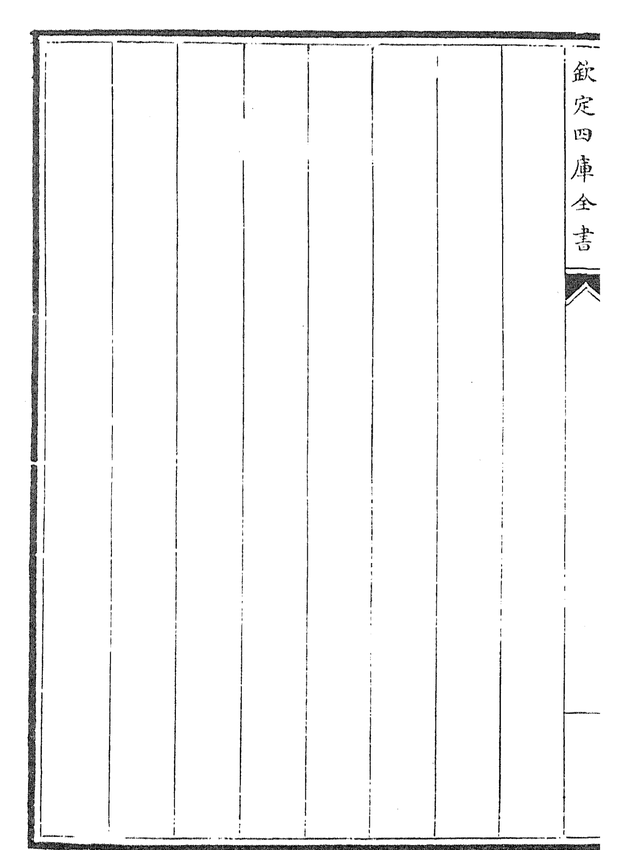
司馬濮徐兖沂海留後按舊書司馬下有兼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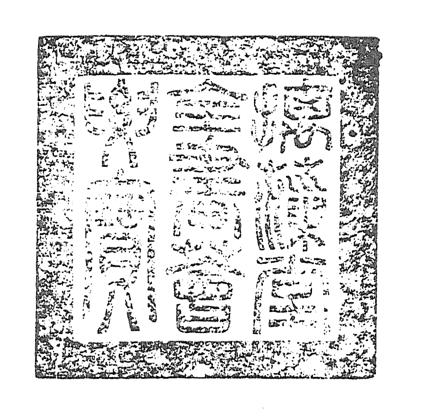
州刺史曹六字

第七頁後四行距鄆四十里而營按舊書四作九

卷二百十四第六頁前三行及監軍賈英秀等按

舊書英秀作秀英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彭希紱